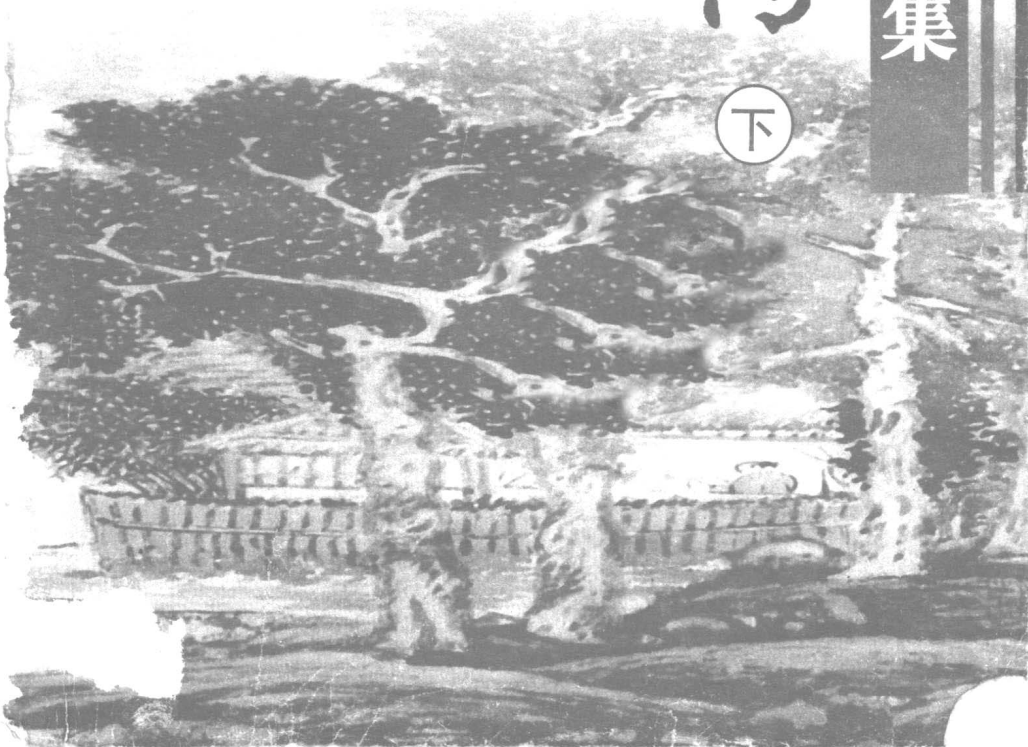
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四海群龙传

下



图字 16-98-004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海群龙传/诸葛青云著, - 郑州: 中原农民出版社, 1999. 4

(诸葛青云武侠小说精品集)

ISBN7-80641-193-3

I. 四… II. 诸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②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6971 号

四海群龙传 诸葛青云 著

责任编辑 高修俊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新华书店发行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
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2 张 400 千字

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0640 册

ISBN7-80641-193-3/I·035

(上、下)定价: 36.80 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奇 冤	(1)
第 二 章	雪上加霜	(37)
第 三 章	柔情似火	(59)
第 四 章	古寺白骷髅	(91)
第 五 章	游魂洞中老游魂	(119)
第 六 章	黄鹤楼上现黄鹤	(154)
第 七 章	屠龙谷涉险	(182)
第 八 章	真假两玉龙	(221)
第 九 章	白骨潭较技	(245)
第 十 章	三个皇甫端	(278)
第 十 一 章	血影谷	(313)

目 录

第十二章	泄 密	(347)
第十三章	手模脚印	(376)
第十四章	审恶徒	(405)
第十五章	诱“郎”入瓮	(438)
第十六章	子午谷炫艺	(469)
第十七章	暗 算	(497)
第十八章	冰心仙子度化	(515)
第十九章	两面情魔寻情	(545)
第二十章	天作之合	(573)
第二十一章	破迷津	(604)
第二十二章	两代英雄会	(634)
第二十三章	后浪推前浪	(663)

第十二章 泄 密

万俟英笑道：

“蕙妹不是猜不着，只因你也是个中人，故而灵光略昧而已！”

司空蕙“咦”了一声，扬眉问道：

“皇甫兄，你这句‘也是个中人’之语，应该怎样解释？”

万俟英满面情思地，应声答道：

“因为我指下琴音乱，眼中神色忧之故，全是为了蕙妹！”

司空蕙皱眉叫道：

“全是为我？莫非我有什么三灾七劫，大难临头？”

万俟英摇头笑道：

“蕙妹不要胡思乱想，你哪里会有什么三灾七劫，大难临头？只是我对你相思欲绝，怕你不来赴约！”

司空蕙柳眉一扬，失笑说道：

“皇甫兄这真是自寻烦恼，我哪次对你失过约来？”

万俟英道：

“约会虽未失过，但时常却薄怒娇嗔地，拂袖而去，弄得我好不难以为情！”

司空蕙白他一眼，嗔声说道：

“你若放规矩点，没有那些逾规越矩动作，我怎会拂袖而去？”

万俟英涎着脸儿笑道：

“蕙妹，你应该知道我不是有意逾规越矩，只因爱你太深，情发乎中，遂难自制！”

司空蕙闻言，忽然敛去脸上笑容，正色说道：

“纵难自制，也要自制，你今日倘若又有那些令人生厌的无聊动作，我仍将拂袖而去，并从此把你视如陌路之人的了！”

万俟英听得暗咬钢牙，但表面上却满脸春风，向司空蕙长揖谢罪说道：

“蕙妹说哪里话来，我们情深义重，已定深盟，但等‘两代英雄会’后便可比翼双飞，结为夫妇！皇甫端怎会……”

司空蕙不等万俟英话完，便自接口说道：

“皇甫兄，我有一句话儿，要想问你！”

万俟英笑道：“蕙妹有话尽管请讲！”

司空蕙妙目凝光，注定在他脸上，缓缓问道：

“你是‘血泪七友’兄妹的共传爱徒，却为何会住在这‘邛崃山’内？此处是‘血纛三凶’巢穴，别的武林人物，多半望而却步的呢！”

万俟英故意表现出凌云豪气，双眼一翻，狂笑连声地扬眉说道：

“别人惧怕‘血纛三凶’，皇甫端对于他们却毫无所怯，我在此筑屋密居，并非贪赏‘邛崃’风光，而是对这几位魔头的重大动态，暗加监视！”

司空蕙“哦”了一声，含笑问道：

“皇甫兄，你对‘两代英雄会’的看法如何？谁有希望夺得‘第一代武林至尊’？谁又有希望夺得‘第二代武林至尊’？”

万俟英略一寻思，轩眉答道：

“所谓‘第一代武林至尊’，当然不出‘七友三凶十四煞，一奇双怪两神仙’中，但这些老辈人物以内，似可分为两等，

“‘七友三凶两神仙’是第一等人物。”

司空蕙点头笑道：“皇甫兄分析得极有道理。”

万俟英继续说道：“但‘七友三凶两神仙’中，似又可剔除两人。”

司空蕙娇笑说道：“剔除掉哪两个呢？”

万俟英答道：

“剔除可能是功力最为玄秘的‘两神仙’，因为你姊姊‘冰心仙子’司空兰，素性淡泊，玉骨冰心，超然世外，未必会参与这种争名之斗……”

司空蕙未等万俟英话完，便即接口笑道：

“你的眼光真高，看得不错，我姊姊确实厌于争名，她纵或参与大会，也只是观光性质，决不会觊觎什么‘第一代武林至尊’之位。”

万俟英得意笑道：

“至于‘神箫秀士’诸葛尊，虽然武功奇绝，本领通天，但在江湖间失踪已久，可能早化异物，故而照我看来，‘第一代武林至尊’将不出‘血泪七友’、‘血蘼三凶’等十人之内。”

司空蕙嫣然笑道：

“皇甫兄条分缕析，具见高明，但你认为‘第二代武林至尊’，又是谁有希望？”

万俟英双眉一扬傲然狂笑说道：

“关于‘第二代武林至尊’，却容易猜测多多，正如曹孟德青梅煮酒论英雄时，所说的‘使君与操’耳！”

司空蕙微吃一惊问道：

“使君与操？你是不是说能夺得‘第二代武林至尊’之人，不出你我两个？”

万俟英点头答道：

“当然不出你我，像‘赤尸姹女’朱琳，‘玉面屠夫’金若雨，暨‘王屋金童’魏敏，‘七情玉笛’鱼小梅等，慢说对于蕙妹无法企及，便对我也难于比拟！”

司空蕙秀目微扬说道：

“皇甫兄，你这次却说得未尽周密漏了一人！”

万俟英皱眉问道：“蕙妹觉得我把何人遗漏？”

司空蕙妙目凝光，盯在万俟英的脸上，缓缓答道：

“我听说‘血手神驼’万俟空有位侄儿，名叫万俟英，号称‘夺命三郎’，被江湖人物与我们一同推列于‘乾坤五彦’之中，此人功力不弱，心计之狡诈狠毒，尤为罕见。”

万俟英听司空蕙提到自己，不禁暗皱双眉，直等听完几句窝心骂之后，方自摇了摇头说道：

“我对万俟英不太熟悉，但想来此人最多与我仿佛，决比不上蕙妹的神功绝艺。”

司空蕙微笑说道：

“但愿如此，因为倘若只有我们两人争雄，我就可以把‘第二代武林至尊’的荣誉送给皇甫兄了。”

万俟英听得心中一阵荡漾，含笑说道：

“蕙妹说哪里话来，我愿意在‘两代英雄会’上，先行斗败群雄，然后把‘第二代武林至尊’荣衔，恭恭敬敬地捧献蕙妹。”

他一面说话，一面前目中欲火腾腾又向司空蕙身边偎去。

司空蕙秀眉一剔，站起身形，退开两步，又似佯嗔，又似真怒地，向万俟英冷然叫道：

“皇甫兄，你又犯老毛病了，是想逼我走吗？”

万俟英脸上一红，只好长揖谢罪向司空蕙赧然说道：

“蕙妹恕我一时忘形，但我们既已心心相印，又何必定要

这等拘泥形迹，为世俗礼教所缚？”

司空蕙闻言，两道秀眉，方自一挑，万俟英又深恐当真将她激怒，把事弄僵，慌忙陪笑说道：

“蕙妹莫恼，全是我错，我且敬酒一杯，作为陪礼如何？”

说完，遂执起酒壶。在那只雕凤玉杯中，斟满媚酒向司空蕙双手捧去！

司空蕙释然归座，接过雕凤玉杯，对万俟英说道：

“皇甫兄，这室中颇为黑暗，你何不把两壁油灯点着，显得光明一些？”

万俟英听得正中下怀，遂连连点头，把左右两壁油灯，一齐点起。

因他事先曾在左壁油灯之中，倾入血红色泽的“玉女荡心浆”，故而一经点燃灯蕊以后，便慢慢散发一种几不可辨的极淡香味！

司空蕙手擎雕凤玉杯，饮了一口酒，目注万俟英，娇笑说道：

“皇甫兄，手下行功易，心中敦品难！你若想与我长相论交，却千万不可再有任何轻浮举动！”

万俟英一面赧然点头，一面却自心中暗想：杯底抹有“颠凤舞龙泉”，灯内贮有“玉女荡心浆”，少时司空蕙内饮泉酒，外嗅迷香，不知要轻浮狂荡成什么模样？来听凭自己摆布！

司空蕙说话之间，已把一杯酒儿饮完，向万俟英妙目流波嫣然笑道：

“皇甫兄，我酒已饮完，你怎么不替我再复斟上一杯？”

万俟英心中狂喜，因自己深恐被司空蕙发觉奸谋，故而在抹于雕凤玉杯杯底的“颠凤舞龙泉”之外，曾加抹了一层薄脂防护！

这样一来一杯酒儿之中，因薄脂尚未化完，便可毫无药力，必须第二杯酒儿注入以后，才成为强烈药酒！

纵令司空蕙小心翼翼，有所提防，她也只会对第一杯酒儿疑虑审察，等第一杯酒儿饮完，既无异状，则自必宽心大放，不再猜忌！

如今，司空蕙对于第一杯酒儿，尚是无所疑地，徐徐饮尽，则第二杯酒儿之后……

万俟英心中得意，脸上也浮现淫恶笑容，手执银壶，替司空蕙又把那只雕凤玉杯斟满。

谁知司空蕙等万俟英斟满酒儿之后，竟双手捧着那只雕凤玉杯，递向万俟英，娇笑说道：

“皇甫兄，小妹在江湖，素少交游，你尤其是我第一位异性好友，我且借花献佛，敬你一杯！”

万俟英万想不到司空蕙竟会有此一举？不禁受也为难，推也为难，满面尴尬神色！

司空蕙见状，“哦”了一声，微笑说道：

“皇甫兄，你往日千杯不醉，豪气干云，今日为何竟这等怩怩起来？莫非竟嫌此杯业已被我饮过，有些不洁吗？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取出香巾，把雕凤玉杯杯口，擦拭得干干净净！

万俟英委实无法推托，只好硬着头皮，陪笑叫道：

“蕙妹说哪里话来，你敬我的酒儿，我怎会不饮？更怎会嫌甚不洁？只因我准备与你作竟夕长谈，生恐酒意太浓，有所失态而已！”

这几句话儿，答辩得相当巧妙，说来自自然然，使人听不出其中有任何破绽，或任何牵强之处。

司空蕙微笑说道：

“皇甫兄饮完再说，区区一杯酒力，连小妹尚能胜任，却怎会误得了我们的竟夕长谈？”

万俟英听出司空蕙的话意，似已愿与自己作竟夕长谈，不禁越发欢喜地把那只雕凤玉杯，双手接过。

就在他接杯之际，与司空蕙目光一对，竟发现这位一向举止高雅，心洁如玉的绝代佳人业已满颊堆春，目光中情浓似水！

万俟英蓦然省悟左壁油灯中所贮的“玉女荡心浆”，一经燃点以后，业已发生威力！

司空蕙目光如火，满面春情，定是嗅了“玉女荡心浆”所化淡香，已告欲念滋生，芳心大乱！

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自己饮了这杯内有“颠凤舞龙泉”的销魂媚酒，又复何妨？只不过助兴催情使司空蕙宛转娇啼，欲仙欲死。

想到此处，得意万分地“哈哈”一笑，举起雕凤玉杯，把杯中美酒，一倾而尽！

陡然间，丹田下突有一股温和热力升起，全身充满了一种懒洋洋地感觉！

万俟英本来就是一位色中饿鬼，花里魔王，再复饮了这种内有极强媚药的药酒，哪里还按捺得住满腔欲念？

他一面嘻嘻淫笑，一面猿臂双张，向司空蕙拦腰搂去。

司空蕙悚然一惊，满面春情立时消失，香肩微晃，退出三步！

万俟英自然不舍，仍旧就势追扑！

司空蕙再度闪身，口中颤声叫道：

“皇甫兄，你……这是要……要做什么？”

万俟英狞笑说道：

“蕙妹，我对你相思欲绝！今天——一定要饮……享温柔，互作巫襄之会！”

司空蕙玉容惨白，含泪叫道：

“皇甫兄，你……你是正派弟子，怎能如此企图玷人名节？”

万俟英张着双臂，一步一步地，向司空蕙逐渐迫近，并阴笑连声笑道：

“蕙妹，你不必再假道学了，常言说得好！‘春宵一刻值千金’！区区名节二字，却值几文一斤？几文一两？”

司空蕙遍体皆颤，咬牙叱道：

“你难道上不怕天，下不怕地，中不怕江湖禁忌，及‘血泪七友’的严厉门规？”

万俟英纵声狂笑说道：

“天高无路，地厚无门有何可怕？江湖禁忌只是空言，至于什么门规家法，更是少放狗屁！”

万俟英说话至此已把司空蕙逼到壁角退无可退！

司空蕙咬牙叫道：“站住，你真是皇甫端吗？”

这句话儿，把万俟英听得大吃一惊，当真止步不前，瞠目答道：

“我怎么不是皇甫端？蕙妹为何好端端地，提出这桩怪异问话？”

司空蕙脸色铁青，沉声说道：

“你的外号是否叫‘七绝玉龙’？”

万俟英被她问得糊涂起来，皱眉答道：

“蕙妹你这样问法，究是何意？”

司空蕙不答所问，又复说道：“何谓‘七绝’？”

万俟英真是不知道，皇甫端是由于哪七件绝艺，才得号

“七绝玉龙”，故而一时之下踌躇难答！

司空惠“哼”了一声说道：

“你答不出来，我倒知道你所拥有的‘七绝’之称，无非是‘孝悌忠信礼义廉’，只不是要把玉龙二字换成‘色狼’，才比较适合身份？”

万俟英是绝顶聪明人物，何尝不知道司空惠在说自己是头“无耻色狼”，遂目中凶光电射地，狞笑说道：

“你既然骂我是头‘无耻色狼’，我就索性不再假仁假义，把你连皮带骨，一齐啃个干干净净！”

语音方了，双臂圈处，便向那位业已无路可退的“慈心玉女”司空惠，色迷迷地，拦腰抱去！

司空惠无法再闪，只好“嚶哼”一声，被他搂个正着！

但万俟英竟突然客气起来，也不再有其他更下流的恶劣动作！

原来司空惠异常贞烈，护身有方，并未被什么壁上灯中“玉女荡心浆”所化的媚香气息迷惑！

故而，万俟英把她娇躯抱个正着之际，她也把万俟英的穴道，点个正着。

论起双方功力，本就较“慈心玉女”司空惠，稍逊一筹，何况万俟英又是在药酒入喉，欲念亢张色迷瞪眼的情况之下，自然不及闪避，立被点中！

血脉一经被制，全体立僵，万俟英的两条手臂，也就圈而未合！

司空惠透了一口长气，螭首微低，从万俟英的手肘下，钻出身形！

然后，伸手解开了万俟英的胸前衣襟，发现他果然戴有人皮面具！

司空蕙秀眉微剔，冷笑一声，再替他把这人皮面具，缓缓摘下。

这副制作得极为精美，酷肖“七绝玉龙”皇甫端面容的人皮面具，一被摘落，自然现出了“夺命三郎”万俟英本来面目！

万俟英口不能言，身不能动，心中却万分悔恨，不应该过于急迫，操切从事，以致使一只业已煮得半熟的鸭子，竟会飞向九霄云外。

但令他最不解的是司空蕙坚拒欢好之举，虽在意中，怀疑自己不是真皇甫端之事，却属意外！

是谁向这位“慈心玉女”，泄露了自己机密？否则，她怎么会胸有成竹地，一下手便揭破了伪装本相？

万俟英疑念未淡，惊念更浓！

因为，司空蕙见他果然不是“七绝玉龙”皇甫端后，竟粉面凝霜，蛾眉带煞，从怀中摸出一柄雪亮匕首！

万俟英方自暗叫一声“不妙”，司空蕙业已冷然说道：

“我得号‘慈心玉女’之故，便因生平从不杀人！今日虽然遇上你这狼心狗肺之徒，仍不愿破却向例！”

万俟英听她不肯杀人，不禁心内稍宽！暗想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自己只要今日不死，将来誓必把这“慈心玉女”司空蕙，恣意……

念犹未了，忽又忖道：“司空蕙既然不肯破坏往例，杀害自己，却取出这柄雪亮匕首则甚？”

司空蕙冰雪聪明，好似看透了万俟英心中所想，冷笑道：

“你不要以为我不肯杀你，便可侥幸，常言道：‘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’！我要在你左右双颊之上，分刺‘无耻色狼’四字，俾使一般姊妹知所趋避，免得再遭你的下流毒手！”

万俟英听得心中不住叫苦，暗想倘若真被司空蕙在颊上刺了“无耻色狼”四字岂不是终身耻辱？永无湔雪之法！

司空蕙倒是说到做到，语音方了，便手执雪亮匕首，刺向万俟英的颊上！

谁知怪事之多居然层出不穷！

就在司空蕙的雪亮匕首，尚未触及万俟英面颊之际，突然“铮”的一声，齐柄折断！

匕首当然不会无故自断，是被一件飞来之物，生生击折！

这件击折匕首之物，是由窗口飞入的一根松针！

小小松针，能够击折纯钢匕首，则发针人的功力之高，可以想见！

司空蕙回首只见当窗站着一个人脸庞血红之人！

这人形相太以可怖，不但脸色赤红，脸上并连口耳眼鼻，一齐不见，活像颗血红肉球安装在颈项之上。

但口耳眼鼻虽然没长，却长一头颜色碧绿的针状长发！

红头绿发，够多难看？何况那一头绿发并非天生，而是深深插入头皮中的无数松针！

司空蕙虽是功力绝世的巾帼奇英，但在见了这红头人的可怖形状以后，也不禁惊愕的失声却步！

红头人“嗤”地一笑，转身走去！

这一笑，笑得司空蕙赧然生怒，不再胆怯，娇躯一闪，穿窗追出！

刹那间，窗外响起了三种声息，一种是司空蕙的燕叱莺嗔，一种是红头人的山嚷鬼叫，另一种则是呼呼作响的掌风锐啸！

蓦然间，窗外诸声静止，万籁俱寂！

跟着静寂立破，这破坏静寂的是一声娇哼，及一声奇异鸟

鸣！

再跟着又发生两种响声，一种是“扑……扑……扑……扑！”另一种是“嘿……嘿……嘿……嘿！”

万俟英身躯无法转动，心中却极明白！他知道那声娇哼，是司空蕙有所受伤，那声鸟鸣是“紫羽灵鹭”前来救主！

由此再加推想，到“扑……扑……扑……扑”之声，“紫羽灵鹭”业已救走司空蕙，正在展翅高飞！

“嘿……嘿……嘿……嘿”之声，是红头人得意怪笑！

果然，那“扑扑”振翼之声，不久便杳，“嘿嘿”怪笑之声，却直向木屋前响来！

展眼间怪笑一收，那位红头人便从屋外走进。

他那奇异红头，似与适才一样，但头上的无数松针，却已消失不见！

这红头人走到万俟英身前，向他略一端详，扬起手来便在万俟英的后脊心上，拍了一掌！

这一掌，力道不轻，把万俟英拍得踉跄出好几步去，但也解开了他的被截血脉！

万俟英站稳身形，抱拳笑道：“多蒙尊驾相救，万俟英感激不尽！”

红头人“呀”了一声，失声叫道：

“兄台就是‘乾坤五彦’中的‘夺命三郎’吗？小弟有缘真是幸会！但适才那位曾要持刀杀你，终于骑鸟飞走，武功相当高明的美貌少女，又是谁呢？”

这几句话儿，把万俟英听得宽心大放，高兴万分！

他之所以宽心高兴之故，是因从这红头人的话意之中听出，对方恰好在司空蕙持刀欲伤自己之际赶来，并非早就在窗外窃听！

自己虽蒙这红头人救了一命，但倘若机密被他听去，不能留此证人，势必也将设法把他杀死！

如今，他连自己及司空蕙的事尚不知，遂既觉高兴，又觉宽心，摇头笑道：

“那丫头使我伤心太甚，不必再去提她，尊驾可否见告姓名？并以真实面目相见！”

红头人点了点头，笑声说道：

“当然可以，小弟对‘夺命三郎万俟英’七字，敬佩已久，今日有幸附骥定交，万俟兄要多多携带才好！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摘去那只血球似的奇异头罩，露出一张相当清秀脸庞，原来也是一位少年书生！

万俟英揖客就座，抱拳笑道：“仁兄尊姓大名艺出何派？”

少年书生含笑道：

“小弟诸葛红，自幼随家伯父学艺，未曾归入当世武林的任何宗派。”

万俟英因当世武林中，复姓“诸葛”之人不多，遂微吃一惊，目注诸葛红扬眉问道：

“诸葛兄，令伯父可是与‘冰心仙子’司空兰齐名，被称为‘两神仙’的‘神箫秀士’诸葛尊吗？”

诸葛红点头笑道：“万俟兄猜得不错！”

万俟英目光一闪，看了诸葛红两眼，又复问道：

“令伯父隐居何处，为何久绝江湖，在这次‘岷山双怪’所举行的‘两代英雄会’上，大概总可瞻仰他老人家仙颜的了！”

诸葛红神色黯然地摇头答道：

“万俟兄这回却猜错了，我伯父求仙辟谷，在‘西昆仑’封洞苦参，结果人寿有限，仙道无凭，终于撒手尘寰，身化白